



漢書門  
 目三目八  
 冊架函號類  
 四六八

目三目八  
 冊架函號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4348
冊數	14 (10)
函號	277 110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今參四書蒙引存疑定解卷之十六

滕文公上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蒙引世子太子天子諸侯之子通稱後世乃分

存疑過宋先過宋也有事於交鄰之行而先為見賢之舉使見

世子可與言了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蒙引道性善與稱堯舜二句互相發蓋知人性之本善則知堯

舜之可為則性之本善益可見



存疑每言堯舜盡性之事以寔之必是說堯舜與人同是一性見人皆可以為堯舜也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蒙引戰國時性學不明而聖人盡性之學亦久湮了世子不能

無疑故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以天下有二道便有二說夫道

一而已矣道既一吾不容有二說也

存疑道字是指性說但不可直說作性只當說作道蓋道是活

絡統子隨處皆說得所以說道為虛位

參世子復見還是自信不過疑吾性雖善如何便做得堯舜孟

子便將道一二字當面喝破極有意是把吾人之性與聖人之性相比較而見其無二致故曰一若渾說個一非旨

成鬮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蒙存合丈夫何人欺我都要以性入說吾何畏彼哉以道一也有為者亦若是亦以道一也周公以文王為我師亦以道一也使其不一聖賢又有一箇道則聖賢不可幾及成鬮等又何以謂聖賢不足畏有為亦若是周公不為欺我哉是成鬮顏淵公



明儀所以如此云者正以古今聖愚本同一性耳然則世子  
 沒何疑惟篤信力行以師聖賢而已矣此節是明上文道一之  
 旨註云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不當沒求他說者言外意  
 也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  
 疾不瘳

蒙引承上文言聖賢既可學而至但恐世子自安於卑近不能  
 自克則終不足以望聖賢矣  
 存疑猶可以為善國猶堪做好國言足以為治也不敢許以大

有為

○泰告以堯舜可為亦要他擔當勇為意瞑眩之說正教他勇猛  
 ○性上做工夫下章曰是在世子曰子力行之此皆瞑眩之意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  
 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然友之  
 鄰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  
 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  
 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衰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  
 三代共之



蒙存合言於宋。即性善堯舜道一之說也。今問居喪之禮。亦是求所以不拂乎人性。不違乎聖道者耳。當喪禮久壞之後。而有志於古喪禮。故孟子善之。親喪固所自盡。雖就人子自然之情說。須跟問意來。觀註於此。不能自己。句蓋正言。文公不能自己。而必欲問之。以自盡其心也。然盡其心。只在盡其禮。故下示以三年喪之禮。盡禮正所以盡心也。引曾子之言。只起喪禮當盡意。諸侯之禮。是分之殊處。三年之喪。是禮之一處。齊疏之服。飢粥之食。皆是三年喪中事。這三年喪禮。貴賤所同。歷三代而不變。所聞之大略如此。世子欲自盡其心。亦惟盡此禮而已。貴賤古今不對看。

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歡。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是在世子。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



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蒙存合定為三年之喪只是世子自定尚未布之臣下觀下文居廬事可見然君行此禮則臣下皆當從之喪便要三年服便要齊疏食便要飭粥群然以為不便故父兄百官皆不欲也吾宗國以下正言不欲之意○魯先君莫行三年喪必是伯禽以後之君滕先君亦莫行三年喪亦必非始封之君但喪禮廢壞沿襲已久父兄百官不究根源誤認為創制之法故引志從先祖之言又為之解曰有所受若斷以三年喪非古先之法而不

知先君所行皆非始初立法本意○曰吾有所受之也曰字為解志者言吾字指先祖言意以志之所謂喪禮從先祖者蓋曰先祖喪祭之禮有所傳受故也○再謂然友蓋欲從父兄百官之欲又違孟子之教欲行孟子之教又拂父兄百官之心此其機六甚危疑故再問孟子然但知自責未嘗尤人其賢亦可知矣恐其不能盡於大事與上自盡相應言孟子謂我自盡我恐其不能自盡也○孟子曰然指父兄百官不我足言謂此禮舉於久廢之後而人皆不欲誠是也不可他求謂只當然自盡莫管父兄百官不欲他當自化引孔子言正明感應之意君薨至



先之也是叙居喪感人之事。有好至必懼。是推其感人之理。皆孔子言也。是在世子一句。是語畢叮囑。要他斷然自盡。不可諉之他人。○世子曰。然。指不可。他求言是誠在我。承是在世子來。而直任之也。五月居廬。得於即位而哭之言。未有命戒。得于聽于冢宰之言。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得於歡粥。面深墨之言。百官族人。以世子為知禮。則從世子行。三年喪可知矣。四方來觀。則近者可知。弔者大悅。皆四方之人。則父兄百官之悅。尤可知於此。可以驗人性之善。

○滕文公問為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

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蒙引。民事不可緩。言君當以民事為急也。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民自以農事為急也。惟民所急在此。故君當以為急。○于茅索綯。乃冬月事。謂索是絞也。○參民事不可緩。當切戰國時事。如廢井田。開阡陌。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是也。○何六子曰。民事舍下分田制祿說。講不可緩。要說朝計夕議。經畫區處。以應下正經界意。引詩言外。便有况人君。豈可緩于農事意。

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



四書定解 上卷  
邦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烏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

存疑此節正明農事所以不可緩處大意言民之陷罪由于無恒心無恒心由於無恒產可見恒產不可不制不制恒產便至罔民矣此民事所以不可緩也

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

恭是故二字承上仁人不可罔民說來賢君即仁人也恭而禮下帶說只重在儉而取民有制這正是急民事處○大全趙氏曰禮下所以開世祿及學校之事也取民以制所以開制民恒產及貢助徹之法也

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

家引罔民者但知自利而不知利民故曰為富不仁矣以上下文相屬之意賢君必恭儉正與罔民者反也取民有制便是仁○不制民恒產而罔民則是屬民自養矣非為富不仁乎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

蒙存合夏后氏節言三代制產之法正見其不緩民事夏每人授田五十畝而以貢法取民殷每人授田七十畝而以助法取



民周每人授田百畝。而以徹法取民五十七。十百畝是制民恒  
產而貢而助而徹是取之之法。貢助徹且輕講。如通力合作計  
畝均分。借力助耕等意。俱留在徹也。籍也。講蓋井田之法。自古  
已然。夏人一夫五十畝。一井授十八家。殷人一夫七十畝。一井  
授十二家。周人一夫百畝。一井授八家。其寔皆什一也。寔對名  
看貢助徹其名雖殊。其寔總是什一。貢法每人貢五畝。于五十  
畝之中。是十分中取其一分。助法除公田廬舍外。每人助耕七  
畝。于七十畝之外。是十分外取其一分。周人鄉遂用貢之什一。  
都鄙用助之什一。故曰其實皆什一。徹者徹也。謂通也。均也。通  
非通用貢助之謂。只是通力合作。有通徹之義。計畝均分。有均  
徹之義。助者藉也。亦是此法。但商人原名為助。便以助取義。周  
人更名為徹。便以徹取義。故曰雖周亦助也。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  
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  
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  
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泰龍子節俱作龍子之言。以首一句為主。下文極言貢賦之弊。  
正見助法之善。所以善行較數歲之中。以為常。亦是大禹舊法。



但當時必有察豐歉行補助之政。後來不善用法，只拘定此數，必於取盈故其弊如此。非禹立法之弊也。多取之不為虐，是設辭非謂樂歲當加多於常數之外也。則寡取之只是未嘗加多。非謂於常數之內而反少之也。將終歲勤動至轉乎溝壑，正是民盼之意。○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是所有者已不得為奉養之資，又稱貸而益之，是所無者又不免有稱貸之苦。都泛取盈上來，所以使老稚轉乎溝壑也。或因二使字遂將父母老稚作兩件平看者非。

大世祿滕固行之矣

蒙引不重世祿上蓋舉世祿之既行以見助法之當行也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存疑曰：惟助為公田，見貢法無公田意。曰：雖周亦助，見助本商制。今觀周人之詩，則雖成周盛時，法制具詳，而卒無改於商之助。可見助之盡善而不可易也。而滕可以不行乎？

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參設為庠序，句。啓文公立教也。下則原其教之所以立化之所



以成以見當行之意。兼舉庠序學校四字，皆所以明人倫三句。申教之二字，庠序校是鄉學，學是國學。庠之立名，取養老之義。示民以孝也。校之立名，取教民之義，使民知向方也。序以習射為義，觀民德也。此非為一事說，特舉一事之義以立名耳。鄉學因時異，各國學則三代不變。總之鄉學國學皆以明人倫也。明字重蓋人倫本明無教則昏，故鄉國皆有學以教之，使不昧其良心而煥然後明也。明於上，雖有躬行意，實重設教以明之上。小民親于下，言皆由于倫理之內，各自相親，如父子親長幼序之類，非親上之親也。然亦自該得了。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存疑兩節意相承，蓋行王政則不特可以師天下，亦足以新其國而君天下矣。此總是勉其仁政當行之意。仁政即上文助法明倫教養事也。參民事不可緩，是一章大旨。引詩是証民事不可緩之說。下節是說民事所以不可緩，處民之陷罪由於無恒心，無恒心由於無恒產，此民事所以不可緩而民之恒產不可不制也。故承之曰：資君云。自夏后氏雖周亦助，都是說此事設為庠序一節。



以是說既富而教之事不在民事內蓋必教養兼具然後為治法也然終歸重在民事上故自使畢戰問井地後只說井田不復言學校

使必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存疑孟子合下就說民事不可緩王意還重在養上故文公獨使畢戰問井地蓋必先養而後教也

蒙引此仁政專指分田制祿經界不正則田無定分而在下之豪強者得以兼并故井地不均而野人有失其所者矣賦無定法而在上之貪暴者得以多取者也慢其經界然後田無定分而豪強始得以兼并賦無定法而貪暴始得以多取也

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

參無君子莫治野人見制祿不可無無野人莫養君子見分田不可無詞若兩平意重分田上蓋當時君子之祿養或過而野人之恒產多不足故並言之言祿固所當制而田尤所當分誠于分田之中而制祿則井地均穀祿平矣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蒙引都鄙之地平原曠野可畫為萬夫之井故為公田而行助法鄉遂之地包山陵林麓在內雜用井里齊整分畫只截長補短計之約田百畝則授一夫使自貢其什分之一于上也

參分別野及中國不止泛論田祿正教之正經界處

鄉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餘夫二十五畝

存疑鄉以下包大夫士在內圭田五十畝鄉以下皆同蓋祿必視其職之大小而尊祖敬宗之心則一也

為厚君子愛野人以及野人之弟是餘夫之田又所以濟分田之所不及也故為厚野人

蒙引此亦非井田法外之制但是分田制祿常制之外耳圭田餘夫之田都是井田之中未有所屬者五十畝百畝而百分之也二十五畝百畝而四分之也上文請字直貫至此雖無言助法貢法只是一個周之徵法合常制餘制總是個仁政以答他井地之問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存疑此節言井田民俗之善以見助法當行不是言井田之效  
 鄉田鄉字即根無出鄉字言無出鄉者以鄉之田同井故也  
 出八一句以處常言守望二句以處變言也百姓親睦總承上  
 三句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  
 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

存疑此言井田形本之制所以終惟助為有公田請野九一而  
 助之意也看來孟子還重在助法上貢法亦帶說耳

家引別野人以見其不得同於君子而在所後也○方里二句

是井田形体之大綱中公外私以定其區先公後私以別其分  
 是井田形体之細目

此其大畧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蒙引此字指夫仁政至別野人也○潤柔而不硬也澤滑而不  
 澁也

存疑潤澤有和軟意在內猶云不拂人情而已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  
 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  
 捆屨織席以為食



參有為神農之言者只一為字便是所案一為字所稱便非神農之言是許行造  
 言而托之神農者下文並耕數句是也蓋許行本野人之流又  
 生蠻夷之地見孟子分別君子野人遂為此說以壞其法寔非  
 感化而歸滕也仁政指分田制祿言受廩為氓承仁政來欲分  
 一夫之田宅便有躬耕種粟之意觀其徒衣褐不服尊貴之服  
 捆屨織席以為食都要自食其力這等行爭這便是為並耕  
 瓚張本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  
 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

學為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  
 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糞殮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屬民  
 而以自養也惡得賢

蒙引許行自楚來既捆屨織席以為食陳相自宋來又負耒耜  
 則是未相見之前已有默相見之機矣○聞君三句蓋非面對  
 滕君說上文踵門而告方是對面之辭○陳相見許行而大悅  
 盡棄其學而學為則惟見許行之道為是而孟子之道為非矣  
 未聞道蓋謂神農之道也  
 參陳相道許行之言正所謂神農之言者聞道神農之道也賢



者暗指神農饗飧而治言當自為饗飧而兼治民事也屬民自  
養陰壞無野人莫養君子之說言當自食以治野人不當受野  
人之養受其養便是屬民此言雖刺滕君其意寔攻孟子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  
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  
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  
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

蒙存合者一問先發許子之必耕下歷問皆詰以耕之不可兼  
一以衣問彼逃之衣褐謂不取於布也然褐亦須織且一身豈  
能盡褐即此便可折他孟子始置之又以冠問得其粟易之說  
至以害于耕為則其詞已窮即此便折倒了孟子猶且置之又  
以釜甑問又得其粟易之說而言其不相屬後以許子不憚煩  
折之直至彼無所辭自謂百工之事不可耕且為然後以治天  
下不可耕且為破之則彼之言始屈而吾之說伸矣  
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屬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屬農  
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  
與百工交焉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  
存疑以粟易械器四句而個屬字應上屬民自養講言粟與械



器相易皆不為屬則人君以治易野人之養亦豈為屬民哉且  
許子何不為陶冶數句又要發他耕不可兼工之語以見彼此  
不得不相易其不為屬益明矣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  
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  
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  
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泰然則治天下一句際承不可耕且為來言百工之爭耕固不  
能兼而况治天下之事其勞逸煩簡視百工何如獨可以耕而  
兼為之哉下文正言治與耕不能相兼而引古人相濟之言以  
証之也

存疑有大人之事二句是承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說治天下大  
人之事也耕小人之事也但止說治與耕是兩事不是上文治  
耕不可相兼意

蒙引且一人之身云此即因陳相所謂百工不可耕且為之  
說而敷暢言之所謂因其所明通其所蔽也是率天下而路也  
下就當貼云况治天下不可兼為乎然後接說故曰或勞心或  
勞力云



存疑勞心者治人二句。重在治人。上治於人者二句。重在食人。上天下之通義。這便見得食人者不為屬。食於人者不為屬。民許行屬民自營之說之為妄也。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汎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瀾濟深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

蒙引此以下言自古聖君賢臣歷々可數。那有一箇是與民並

耕而食。襄飧而治者耶。○上言治人者食於人。以見其不暇耕。自此以下皆是反復證明此意。蓋堯之時敷治者舜也。烈山澤者益也。三過門不入者禹也。皆治人者也。雖欲耕得乎。食於人也。又教民稼穡者稷也。教民人倫者契也。亦治人者也。而暇耕乎。亦食於人也。雖欲耕得乎。只承禹八年於外說。而暇耕乎。亦只承勞來數句說。似於舜益后稷諸公有欠辭焉。然古人之文多取意足而已。其於辭有不屑。然者。而寔足以互見而相發也。抑亦多是與其切而重者。以該其餘。如三過不入。則於不暇耕之意尤切。聖人之命官教民。丁寧煩悉如此。則於憂民之意



尤切其他則可以意會矣。存疑堯舜數聖人皆不耕也。獨於禹曰雖欲耕得乎。於教民之後曰而暇耕乎。文勢所到就見其意以互見也。若炤應上文則文勢不相接續矣。

蒙存合堯獨憂之承上文只憂洪水不必包無養無教意舉舜敷治只是治水養與教皆治水以後漸次舉行之事堯只舉一舜所謂人君命二相也。益禹皆是舜使則稷契亦當以舜使貫下所謂一相舉賢才也可得而食看可得二字未就是穀熟民育禹八年二句極言當時治水之急難以並耕雖欲耕得乎只

承禹不兼益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人民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

蒙存合后稷教民稼穡承中國可得而食來亦要提舜使意言洪水既平可以為粒食之地然後舜乃使稷教民稼穡教以耕耘收穫之節也教民樹藝五穀教以分別五穀而樹藝之也故



五穀熟則人民育。聖人有憂。堯舜請使契為司徒。堯命舜。舜使契也。然使契雖在舜。而命契之詞則係於放勳。蓋堯為天子。舜特攝政故耳。人倫即人之有道。父子有親。五句正是人倫。曰有親。曰有義。曰有序。有別。有信。正與有道相應。且勿云父子教之有親也。勞謂民之用力於人倫者。則慰而勞之也。來謂民之趨向於人倫者。則引而來之也。匡謂立心之背乎人倫者為邪。則匡而正之也。直謂行事之反乎人倫者為枉。則矯而直之也。輔翼二句承上二句言。此勞來匡直皆所以輔之。使立翼之使行使自得。其秉彝之性也。振德一句承上四句言。此勞來匡直而輔翼固所以惠之也。然尤慮其既得。後失。又必提撕警覺。而加惠焉。所謂振德也。聖人之憂民。應轉聖人有憂之。而暇耕乎。只承命契不兼稷一說。應轉堯獨憂之。總承上二節。看承上節已結。雖欲耕得乎一句。則此句只當繳本節為順。蒙引曰。上節只承禹。此節只承契。似於益稷有欠。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已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已憂者。農夫也。

存疑。上言堯舜之憂民。急於為治。而不暇耕。此言堯舜之憂民。所憂之大。而不必耕。要之得人。意上面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



使契為司徒。稷便都有了。但上文方重在急於為治。不暇耕。上且未及此意。至此則專露其意。見聖人憂民所憂者大。其澤自有以及天下。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也。

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

泰惠忠分。教養者得人。亦為教民養民。故以二者引起。為天下得人。即就堯舜說。不必泛說。觀註可見。恩惠廣大。便不止謂惠。教化無窮。便不止謂忠。故曰仁。以天下與人易。非惟以天下與之也。謂既得人。而以天下與之。非難。惟未得人。而為天下求之。

為難。使不難於得。而易於與。則所謂匪人。其害豈不大哉。為天下得人。難。謂得其人。則可以仁。天下不得其人。則不可以仁。天下擇不精。恐邪正難辨。信不篤。恐忠諛相間。故曰難。

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

存疑引孔子稱堯舜之言。總是說堯舜功業之大。蕩蕩巍巍。如此必有所用心。然亦斷不至于耕。看於字。謂其心不至用於耕也。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

蒙引言陳良非可倍者而倍之為乖方也

參彼所謂豪傑之士一說彼指陳良謂彼陳良者所謂豪傑之士也一說謂彼指楚謂陳良者彼楚國所謂豪傑之士也後說似有抑陳良之意還前說為長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

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疆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存疑孔門弟子不倍師有四相嚮而哭皆失聲不倍師也獨居三年然後歸不倍師也欲以所事孔子事之亦不倍師也曾子曰不可亦不倍師也下文獨曰亦異於曾子者蓋煞尾一人不倍師尤得其道者言也蒙引作三段說則子張子夏輩是倍師矣要知三子不是倍師其欲以所事孔子事有若者特以致其思慕之心如後世丁蘭刻木之類耳

蒙引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此乃朱子截斷之辭當時子夏



子游子張且以有若之道德六似聖人故欲以所事孔子者事之。此可謂子夏等止以有若之言行氣象有似聖人也。

存疑江漢水多而濯之潔無一點污也。秋日燥烈而暴之乾無此濕氣也。在聖人則是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人欲淨盡天理流行。稿承江漢以濯秋陽以暴上說。凡物濯不潔暴不乾則不潔白濯之潔暴之乾則潔白矣。

參俱是借來形容之詞不必太分配六不可作譬喻。

今也南蠻馭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信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魯子矣。吾聞出於幽谷遷於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

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

善變矣

參非先王之道一說作是非之非一說作非毀之非俱通出於幽谷遷於喬木是用夏變夷意暗指陳良下喬木入幽谷是變于夷意明指陳相戎狄二句直指其變于夷故曰不善變。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遠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履大小同則賈相若。

蒙存合從許子之道則市價不貳是陳相被孟子攻擊又托言



許行所以可沒見已所學之是從許子之道相率為偽是孟子  
因陳相假托又極言許行所以不可沒見陳相所學之非為偽  
與無偽相應者則價相若等句只論長短輕重多寡大小都不  
論美惡精粗如長者多者重者寡者俱一樣價短者少者輕者  
小者俱一樣價不是長與短同價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  
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價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  
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

存疑物有精粗美惡之不同今欲使皆同一價則精粗美惡皆

失其平是天下沒茲亂也

蒙引巨屨小屨與上文屨大小不同設言當精粗美惡說言巨  
屨與小屨同價則人豈肯為其大者哉物若不論美惡美者與  
惡者同價則人又豈肯為其美者哉都一向沒簡陋易就上去  
了何能治國家

存疑惡能治國家只相率為偽上就見得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  
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  
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



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

參夷子學於墨，而求見孟子，便有歸儒之机了。孟子固欲即見之，而猶恐其悔悟之心未必寔然，故且托疾以觀其意之誠否。夷子不來，是孟子之言謂夷子不必自來也。直正也，欲見吾道之是，必先正彼說之非，故曰不直則道不見。

蒙引言其道宗於薄，而自用則又獨出于厚，何也。此便是因其所明而通之。

存疑夷子既思以薄易天下，定是以薄為是而貴之也。以薄為是而貴之，則必以厚為非而賤之矣。夷子葬其親，厚乃不用其所貴而用其所賤者，何耶。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

蒙引墨者以薄親為道，而夷子獨從厚，此正其一點天理之不容泯滅處。孟子所以直用以入其教，此正是歸斯受之意。夷子



是其次弟聰明蓋曉得孟子之意欲以兩路擒獲他若伸吾之  
厚者是則與其道之薄者戾矣若伸其道之薄者是則我之獨  
厚之無謂矣左右皆坑谷也乃為執中之說騎墻之勢曰吾之  
兼愛與儒者之保赤子何異但謂之如保赤子則所施當自親  
者始我之獨厚亦未為倍也蓋兩救之辭

存疑此言何謂也便已有愛無差等意了下文愛無差等之句  
不重只是帶過下句說耳○孟子又解書之意以關之謂夷子  
看康誥之語真寔以為人之愛其兄之子若愛其隣之赤子都  
無分別乎彼書之言有所取也書之言以為小民之犯法出于

無知非故犯之罪猶赤子匍匐將入井出於無知非赤子之罪  
也故保民當如保赤子其犯法則哀矜而勿喜非為愛其兄之  
子真若愛其隣之赤子也謂儒者之道亦兼愛不必認乎  
蒙引彼有取見下文爾也二字語助詞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  
子之罪明小民之無知而犯法要亦非小民之罪乃上之失其  
道致然也故保民當如保赤子耳豈真以為民與吾子全無差  
等哉

存疑這本是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之本物之所濫出  
處便是本也人只有一个父母更無兩個故曰一本愛無差等



待其親如路人待路人如其親是親其親也一本也路人亦其親也又一本也非二本如何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嘍之其顛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藁裡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

參蓋上世一節深言哀痛至情之不容已以明上文一本之意以發其厚葬之本心故夷子憮然受命都由此感激出來非為泚一說謂非為他人看見我面目而發此泚也乃我中心痛切

自然發此泚於面目耳一說謂非為他人看見我親暴露而發此泚也乃若自家痛親中心自達於面目耳此兩說意不甚異穩是言其非有所為而然猶非所以內交三句一解註中非為他人之他人對已之中心言在他人之他人對已之至親言不可混作一樣歸反藁裡而掩之根非為人泚來蓋泚者不忍之心誠發於中掩之者不忍之事速盡於外有是心即有是事皆是一本至情仁人孝子只在人子說太必有道必以厚為道不以薄為貴矣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問曰命之矣



存疑憮然有覺。今是昨非之意。命之矣。摠括上意。蓋孟子憫夷子陷溺之久。故以薄道責之。而彼知兼愛之為非。取夷子悔悟之新。故以一本發之。而彼始知厚葬之為是。此所以勇於受教也。

滕文公下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

蒙引不見諸侯云云。此只是枉尺直尋道理。又引志云云者。明其從來有此說話。而諷其為之也。

存疑兩以字。猶以齊王之以末句。非志言。乃陳代語。謂一見可為也。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

蒙引不至將殺之言。虞人已拚一死也。故繼之曰志士云云。不忘是活句。是挨了。能不顧利害。不是說定要死於溝壑而喪其元。虞人奚擇焉。此二句是孔子諷誦以歎美虞人之言。固非確然以為勇士也。不必泥不至將殺之句。



存疑虞人非其招尚不肯往如不待其招而往尤遠愧於虞人矣故曰何哉言如何其可也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

蒙引本文兩利字俱就出處上說其曰枉尺直尋俱只是借他字意蓋枉尺直尋已是不可枉尋直尺尤不可也然以求利之心推之夫既枉尺直尋則其苟得之心必至于枉尋直尺而後已然而甚不可也故極其末流而闢拒之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疆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

蒙引與嬖奚乘御在王良射在嬖奚謂王良簡子語之也吾為之範我馳驅言吾為之律以我馳驅之正法存疑凡田獵是前面驅禽來我馳車迎而射之馳車者自有正法禽獸之來不皆正或左或右在射者顧盼左右迎而射之耳奚不善射但是禽獸當頭者方能射其或左或右者皆不能射



故終日不獲一詭遇是因他不能左右迎射舍馳驅正法驅車左右以迎之所以一朝而獲十

蒙引詩云兩句要相連重在下句

存疑與小人乘必詭遇也非君子之所為也故曰我不貫與小人乘王良不貫與小人乘乃與詭遇獲禽者激于天下賤工之言為此以示其能也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道而造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蒙引與射者比舍馳驅之法而阿比之也故君子羞之此亦是不肯枉尺而直尋者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正是推他

那羞與射者比之心如此

存疑且子過矣指枉尺直尋之言枉已未有能直人言自見諸侯未有能成王伯之理此又以利害斷之見枉尺不可以直尋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

參一怒非自己怒能懼諸侯是說諸侯以興兵而他國諸侯莫不畏懼安居非自己安居能熄天下是說諸侯以罷兵而戰爭不興天下安熄此其喜怒係天下安危故景春以為大丈夫



孟子曰是為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  
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  
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

蔡饒雙峯曰儀雖使得諸侯懼不過順其欲耳諸侯志在土地  
二人從而投其所好說之征伐以得土地不過妾婦之事爾大  
夫且不可為况大丈夫乎

蒙引引禮意全在女子之嫁云扶帶丈夫之冠一句末二句

是孟子之言註蓋言二子云貼在此二句外

存疑其游說諸侯使相攻擊全是因時君之所欲而導之便如

妾婦之順從其夫也

參以順為正二句俱是禮言孟子謂景春學禮意重此句大夫  
之冠二句亦非全無所謂因講大丈夫故以此句起下文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  
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  
大夫

存疑居廣居存心也立正位持身也行大道處事也居如居室  
位如坐立之位道如人行之路即此味之體用可見矣  
蒙引三个天下不開蓋皆是第一等的直到至極處



參朱子曰此心廓然無一毫私意直與天地同量這便是居天下之廣居便是居仁到得自家立身更無些子不當於理這便是立天下之正位便是立於禮及推而見於事更無些子不合於義此便是行天下之大道便是由義要之能居廣居便能立正位行大道○居立行都有心身兩意在內不必分屬心身事得志五句一直說下非有淺深蓋具於我者隨所遇而皆得至自外者隨所加而無損此正有大涵養大恭守不借勢於王侯而自有以關世道之盛衰係生民之休戚所謂大丈夫者如此彼儀行者與此正相反是為得為大丈夫哉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

存疑古之君子三月不仕在已則皇在人則來弔這摠是證人仕字如此可見其仕矣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



參此節重士上諸侯是伴說耕助二句出祭義惟士二句出王制孟子解意一本諸侯失國則無籍田而言一本士失位則不得公田所入而言縹緹繭為絲也士是先有位者歲有四時之祭失位三月便廢一祭不祭則報本追遠之禮廢而不得以遂其孝親之心故不敢以宴蒙引此有焦然抱恨之意心之不安如此亦不足弔乎蓋失位非所重而失祭為足重故弔其失位者所以弔其失祭也此可見三月無君則弔之非急矣

出疆必載質何也 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

舍其耒耜哉 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參如此其急兼指則弔載質言君子暗指孟子難仕指不往見諸侯言此註所謂諷切者也丈夫四句特引起不待五句意合不以正故內外皆賤之古之人孟子自寓欲惡重惡邊事君之義得仕而明孝親之心得仕而盡豈不欲仕與父母願男女有



室家一般、但不由其道、則忠孝之心難盡、而立身之節則虧、不免為親之所賤、君之所輕矣、故惡之、此有非其道則廢祭與未委質亦所不恤、意與鑽穴隙之類、甚言其可賤也、君子雖急于仕而又難于仕如此、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

參後車三句、暗指孟子舜受堯一句、一說謂舜受堯天下之養、似不必然、蓋孟子只舉一簞食之至小、與受天下之至大、以例傳食之非泰耳、子以為泰、與下文否字相呼、應孟子曰子以舜為泰乎、彭更曰不以舜為泰也、一說謂子以我為泰乎、則否字便應不轉、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曰子不通工、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

蒙引子不通工四句、言必不容於不通工、易事也、一通工則有功者得食之矣、然有功於器用者、子尚食之、有功於吾道者、子



反薄之柰何

存疑先王之道廣矣大矣獨言孝弟者孝弟人道之本也觀有子曰孝弟為仁之本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可見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存疑玩註凡字還兼工抑揚說食志食功又就更平日所食問之更曰食志則功非所論蓋因孟子說有功當食而逃之於食

志也

蒙存合毀瓦是破壞其瓦畫墁則污壞其飾也如以物縱橫其文於上亦是此雖無功有害其志却在求食而更不能強以為可食便是食功了既曰食功則有功于吾道者所當食矣無功有害只是志欲求食非謂為此求食也要之是設言之詞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存疑宋王偃欲霸天下是小不可以敵大弱不可以敵強自速其亡者也萬章以為行王政其識見可知矣使能行王政便如湯武矣又何強大之畏哉故曰苟行王政云云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饋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眾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 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 叅老弱饋食是亳之老弱率其民是葛之民此之謂是童子以黍肉餉葛伯率而奪之之謂也匹夫匹婦一說作童子父母為其父母復子之仇也一說只作童子為童子一個人復仇也下

說較是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不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

罰

存疑十一征：葛亦在內東面至望雨是湯師未至之前歸市至雨降大悅是湯師既征之後徯我后是証前段後來無罰是証後段湯之行王政前在時雨句引書正朝民望民悅句有攸不為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於

四書定解

上五 滕文下

廿五

十六卷



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 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蒙存合有攸不為臣至大邑周是引書言武王能救乎民故得乎民其君至取其殘是釋書言武王能得乎民由其救乎民紹繼也謂始事商而繼事周也君子指將帥言小人指士卒言其君子四句應轉匪厥二句救民水火應轉東征二句取殘以君言救民以民言武之行王政全在取其殘句引泰誓正明取其殘之意于湯有光勿云勝過成湯只是伐紂之功比伐桀同一

烈光也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泰苟行王政有以實心而行寔事意如湯弔民於大旱之後武王救民於水火之中是也曰欲以為君則亦有後后之仰玄黃之迎矣如是則齊楚雖大必不能率戴我之民以攻我也又何畏焉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曰使齊人傳之



四書定解  
曰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獄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蒙存合戴不勝是執宋政者薛居州必不勝所薦觀謂字使字可見孟子此章非責其薦居州之無益欲其多薦如居州者以成正君之功○一齊人傳之一段喻下文皆非薛居州意引而置之莊獄一段喻下文皆薛居州意莊獄以專言數年以久言

長幼以齒言卑尊以位言誰與為善誰與為不善言王所皆善人王雖欲為不善誰與之共為也王所皆不善人王雖欲為善誰與之共為也故曰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言獨一居州其他皆小人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見  
既于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納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



蒙引曰古者不為臣不見然亦唯可以進斯可以見矣如孔子之於陽貨亦何嘗絕之而不見但自有其節不至淪於卑賤必俟其禮之至而後往見之也此數節相承之意存疑大夫有賜於士三句是陽貨見得禮之所言如此蒙引一說當時來意不誠故孔子亦瞰其亡而不之見若誠先來加禮孔子豈容不見哉此說未妥蓋當時若不瞰孔子之亡則孔子自拜受於其家矣貨亦何緣得見之况饋孔子蒸豚便是先來加禮了存疑此處不重瞰亡意只重在往見上○說孔子只是個比例

不可便作正意看蓋陽貨一大夫也先來加禮夫子猶往見之則諸侯加禮雖不為臣豈有不見者哉

魯子曰脅肩諂笑病於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存疑君子指二子言所養可知謂觀於此言則其以仁以義不嫌於晉楚之富不恃不求不恥於狐貉之立皆可見矣豈可不待其求之迫切禮之先加而自往見之哉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



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  
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參什一只講好一邊須補今時厚歛意去關市之征只講不好一邊須補先王不征意不可以什一作興利去關征作除害摠是除弊法以行良法意輕之者畧減今日厚歛之數然猶在什一之外畧減今日征商之數猶未盡行不征之法然後已則盡去厚歛而行什一盡去關市之征而不征也末節存疑就正意講蒙引就攘雞講以上文未有結煞然既另為一節便不帶攘雞註云知義理之不可而不速改與月攘何異分明就弊政講

已止也即上文然後已已字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

存疑辯是辯說好辯好字不輕故孟子後來不釋不是辯只是釋非好辯問何也是問好辯何故孟子言凡人有言得已而不得已可以謂之好辯若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一治一亂雖是兩平說意則重在不能常治上正見其不已處  
參一治一亂是起語乃下數節之張本不可把那此一亂也此一治也來應這一治一亂蓋下文通是明不可已也之意非是



明這一治一亂也。

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書曰降水警余降水者洪水也。

存疑洪水氾濫便蛇龍居之蓋水蛇龍之所都也二者相因故說禹之一治六只此二項。

蒙引下地卑濕故架木為巢以居上地高燥故可穴居○洪水之災非堯所致堯猶曰降水警于後世乃以天旱為乾封不亦大可笑乎。

存疑降水者洪水也不只是解字蓋洪水之害人皆知之而降水之名則人未必知也故言書之所謂降水者正是那洪水也即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者也。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

蒙引便禹指堯而該舜在其中。

存疑水由地中行承上謂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然後水由地中行不復氾濫即今江淮河漢是其處也險阻既遠水不復為災也鳥獸之害人者消蛇龍遠遁也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人不得平土而居也人得平土而居則不復為巢窟



矣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汙池民無所安息  
樂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  
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

蒙存合暴君代作非一君也壞宮室至禽獸俱是暴君代作實  
事宮室與田皆民所有者汙池園囿皆君所以為樂者壞民之  
宮室為君汙池棄民之田為君園囿故民無所安息衣食邪說  
暴行又作或謂暴行即壞宮室數句邪說所以為暴行也然邪  
說二字似不甚通或謂另是一意故着一又字然下文園囿汙

池沛澤多似只是上意大令存疑俱主前說蒙引一說云壞宮  
室等句主君言邪說句通乎上下不止上文存疑解曰上如紂  
之為君下如飛廉之為臣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  
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  
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蒙引誅約二字是總冒紂則誅矣伐奄至三年之久乃得其君  
而誅之

存疑誅紂以下五事通頂相武王說伐奄二字連下讀紂為大



亂之首、奄、飛、燕、十五國皆紂所嬖之人、以害民者、虎、豹、犀、象、皆紂所畜之物、以害民者、

蒙引引書以明一治之功如此其盛也、只是說上文戡亂之功

不可以天下大悅是治功大慰於當時書曰云云是治法垂裕

於後世作兩意看

存疑咸字貫下二意咸以正無一事不正大也咸無缺與一事不周密也○書言文武謨烈之善如此周公之功正所以相成王以成其咸正無缺之烈矣引書正應首句相武王字面只是帶說不重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參輔氏曰前乎此者雖云世亂然但禽獸繁殖有以戕民之生而猶未至賊人之性至此以後乃遂至傷壞人倫將使人盡為禽獸之歸其禍又慘矣此一亂又甚於往日是亦氣化人事之使然也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蒙引孔子懼：篡弑之禍垂已時乃為世道懼也天子之事就傳典庸禮命德討罪講



叅說孔子作春秋便是一治了。又說春秋天子之事三句其意為何正以表孔子不得已之意也。言孔子懼作春秋然其作春秋也。豈孔子之得已哉。春秋為天子之事而天下後世又未必皆知我之人。夫子乃身任天子之事而不避其嫌明知罪我之故而不辭其咎其亦大有不得已於此者矣。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

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

蒙存合處士是無位而有重名者故倡其學術可以鼓惑天下。指楊墨言橫議不循理之議指為我兼愛言邪說即橫議之不循正理者曰其倡議於己以煽惑人心曰橫議自其偏任己見而離叛正理曰邪說無君無父非楊墨便有弑逆君父之心亦非究其末流之弊但就為我惟知有己自一身而外雖君亦不致重即是無君就兼愛言無所不愛盡天下皆然雖父亦不加厚即是無父弑逆是形迹上無君父人皆知之或有不忍為者有不敢為者兼愛為我是心術裡無君父人不覺溺於其中故



曰甚於篡弒之罪。禽獸指楊墨言之。率獸二句方是極言其弊。吾為此懼。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參吾為此懼。楊墨之道不息。而有率獸食人人。將相食之禍也。先聖指孔子說。先聖之道。正與孔子之道。不著相應。距楊墨放淫辭。這就是闢先聖之道。此二句一串意。不可以言行。平分邪說者。不得作。言其效也。存疑加一求字。非是。○作於其心。亦不是。自叙其功。正表其所以不得已處。謂楊墨之邪說。其害之必然。如此則我安得。不闢聖道。而距之。放之以除其必然之害哉。

害哉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存疑上既應叙三聖之事。以已繼之。至此又是提舉上文之意。而申結之也。周公戮飛廉。滅五十國之中。必有夷狄。舉重以見輕也。

蒙引亂臣賊子懼。是自有春秋之後。底亂臣賊子懼也。豈非致治之法。垂于後世耶。蓋是誅其既死者。以警其將來者。傳曰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



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  
蒙引此條只是要起下段以楊墨正是無父無君是在所膺者  
也不連上意  
存疑引詩無父無君是周公之所膺是將說已身上來故承之  
曰我亦欲云云  
我亦欲止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  
不得已也

蒙存合我亦欲止人心亦字對三聖者言彼既各任撥亂之責  
我亦欲任撥亂之責以承之也正人心是摠冒息邪說所以正  
人心也距詖行二句皆息邪說之目承三聖摠承上正人心非  
正楊墨也謂天下心術都被楊墨壞了故欲以聖道挽回人心  
使各其仁義之良是正也然楊墨壞人心術皆邪說之為害  
邪與正原不兩立邪說不息人心何緣得正故欲止人心必息  
邪說邪說見於行則為詖行見於辭則為淫辭詖之放之皆所  
以息邪說也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蒙引此節亦是足上節之意以申明已之不得已處見以言距  
楊墨者吾於人且深望之况身任衛道之責者而可以自護哉



然則子之好辯其不得已也。蓋見矣。  
存疑能言。距楊墨。謂能立言。距楊墨也。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日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

存疑居於陵，亦見其所居之窮。然此句尚輕，未可便以居食平

看。泰井上有李，從來說者認是井上遺棄之李，不把下寔字分別。晉蓋李是植李，以樹言而實則李所生之實也。過半就言李之

寔所存者少也。若只認一遺棄之李，則仲子見聞廢矣。安知井上適有遺李而匍匐往食之乎？此雖一字之微，而義有窒碍處，不可糊塗過。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克。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

泰以齊國之中，必以仲子為巨擘，不是許仲子惡能廉，非謂其不廉。謂仲子之廉亦惡能自盡也。盡其操必如之之詞，微有抑之之意。言其特為齊士中之巨擘，安得為廉士也。仲惡能如蚓哉。







蒙引孟子此數語非為仲子叙世家也。固有意在所以明其兄之祿為可食兄之室為可居也。而仲子乃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故曰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明其乖方也。辟兄離母不知有母兄故只此便是不義了。曰是覲之肉也是其兄譏之之言。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搯者也。

蒙引此四句是摠括上文而斷之。見其不能充也。類是何類。仲子所搯之類也。仲子所搯之類謂何以母之食兄之室為不義而不食不居是也。妻之食於陵之室安知其為義於母之食兄之室哉。既不能義於母之食兄之室則是亦不義之類耳。故曰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搯者也。即上文充仲子之搯則蚓而後可之意。言據仲子之志則將求為蚓而寔不能為蚓也。

四書定解十六卷終







